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五十七目錄

李師政

內德論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五十七

李師政

師政上黨人貞觀朝爲門下典儀

內德論

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
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
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警去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
逃華夷士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精以
考眞妄沈思而察苦空所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網之疑

蓋遠則淨名妙德宏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
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元宗而益敬僧叡慧遠之歸
信迄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未
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
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哉我皇誕膺天
命宏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掃氛祲清八表救塗炭
寧兆民五教敬敷九功惟敘總萬古之徽猷改百王之餘
弊搜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芟夷羣惡屏四部之穉莠遵
付囑之遺旨宏紹隆之要術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搢紳

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鋒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年
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
偏見未申通理博考興亾足證浮僞何則亾秦者胡亥時
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
元之祚未永隋宏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虐盛衰由布政治
亂在庶官歸咎佛僧實非通論且佛唯宏善不長惡於臣
民戒本防非何損害於家國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
罰何得而廣禍亂無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無以致遠藥
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增之無筭石氏興

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爲違之而暴亂未有遵之而兇虐由
此觀之亦足明矣復有謂正覺爲妖神比淨施於淫祀訾
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迷民起謗反
功德以爲疵此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
發憤而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切磋所惑積稔於
茲信隨聞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訾而不信今則篤信而無
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凡百輕毀而弗飲皆爲討論之未
究若令探蹟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篤敬志均於名
僧矣師政學匪鉤深識不臻妙少有所聞微去其惑謹課

庸短著論三篇辯惑第一明邪正之通弊通命第二辨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覈之以羣言考之以眾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折淫祀之虛誣徒有斯意實乏其才屬詞鄙陋援證庸淺雖竭愚勤何宜聖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譬而深悟也如籓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之餐儻救餒于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案顧瞻菲薄良足陋矣

辯惑一

有辨聰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出

自西胡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實遠衷所尊
敬非中夏之師儒逮攝摩騰之入漢及康僧會之遊吳顯
舍利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尚浮圖沙門盛
洙泗之眾精含麗王侯之居旣營之于爽塏又資之以膏
腴擢修幢而曜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
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餘也
未若銷像而絕鑄鑄貨泉可以無費毀經以禁繕寫筆紙
不爲之貴廢僧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不足
廣賑恤之仁惠欲詣闕而効愚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

以益國而利民矣吾子以爲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何言
之過歟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
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如不及覩速禍
之萌抵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
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
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忠臣奉國之計非
孝子安親之方觀匹夫之自愛尚不反醫而違卜况忠臣
之愛君如何勸殃而阻福乎何異採藥物以薦君而取農
岐之所忌求醫術以奉親而反和鵲之深致彼勸取忌而

用毒良非慎重之至意施諸已而猶懼矣矧敢安於所天乎若夫廢宗廟之粢盛供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黻冕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饑思廢養以潤屋如此者可謂忠乎可謂孝乎且夫周棄宏播殖之教遂配稷以長尊勾龍立水土之功亦爲社而恒敬坊墉小益尚參八蜡之祭林澤微靈猶闕一獻之祀况夫三達無礙之智百神無以儔十方無等之尊千聖莫能匹萬惑盡矣萬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槃之常樂身光赫奕奪朗

日之流暉形相端嚴具聖人之奇表微妙元通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兼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仁聖之德者豈爲譎誑之說哉靜而思之蔑不信矣至如立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於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信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民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法眼明了覩福報之無量金口信實說咎因之不朽凡百士民皆非目見縱未能信其必爾亦何以知

其不然哉冥昧不可以意決深遠唯當以聖證豈不冀崇之福資於君父畏毀之累及於家國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子欲苟遂媚嫉之褊心不宏忠慎之深慮阻祈福之大緣毀安上之善業乃取咎之道也豈盡忠之義哉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餐而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傳君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辨傳君

之感言以釋吾子之邪執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
之於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
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
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以
道大為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為勝不計於遐邇若夫
尚仁為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勸為善以邀福百家
之所同七經無以易但褊淺而未深至齷齪而不周廣其
恕已及物孰與佛之宏乎其覩未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
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析有孰與佛之深乎由

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羣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爲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疎乎况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右辨佛出西胡

傳謂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余昔同此惑焉今又
悟其不然矣夫天文厯象之祕奧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脈
孔穴之診候鍼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
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效矣且又周
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昧之通旨
哉夫能事必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層巢
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
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蔽

通豈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嘷
藜藿長飫梁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
勝梁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萬物有遷三寶
常住寂然不動感而皆遇化身示隱顯之迹法體絕興亡
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赴感

計修促于來去乎

右辨周
孔不言

傅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
今又悟其不然也夫釋老之爲教體一而不二矣同蠲有
欲之累俱顯無爲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

若果是佛固同是而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無是理
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既同眾狙之喜怒又似葉公
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旨漆園內外之篇雅奧而難加
清高而可尚竊常讀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訾
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
所創明黃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
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
其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
於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

右辨毀
佛譽道

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言也妖
唯作孽豈宏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與入正之道妖猶畏
狗魅亦懼猫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圖
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捨
愛辭榮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
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榮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
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眾又有宰輔
冠蓋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情天人
之際抗迹煙霞之表並稟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

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耳又傅氏之
先毅字武仲高才碩學世號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金人
之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揆傳令之才識未可齊於
武仲也何爲毀佛謗法與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令闕澤對
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北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
老設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而行不敢
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闕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
矣凡百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
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何哉知

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傳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爲國謀而不忠乎爲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勸思惠而預防唯百齡之易盡嗟五福其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速而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濟藉信翮以高翔宜轉咎而爲福何罔念而作狂也

右辨
比佛

魁妖

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况今天下僧尼二十萬眾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眾豈得以古有

叛臣而棄今之多士隣有逆兒而逐已之順子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眾非雲集於一邑實星分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關河無徵發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五三凶險一二闕提旣無緣以烏合亦何憂於蟻聚且又沙門入道豈懷亾命之謀女子出家寧求帶鉀之用何乃混計僧尼之數雷同梟獍之黨構虛以亂真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關尼父之失阜服爲非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人稟頑器

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之源而令染於惡人不
皆賢法實盡善何得因怒惡而及善以咎人而棄法夫口
談夷惠而身行桀跖耳聽詩禮而心存邪僻夏殷已降何
代無之豈得怒跖而尤夷惠疾邪而廢詩禮然則人有可
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應禁非以宏法不可以人而賤
道竊篤信于妙法不苟黨於沙門至於耘稊稗以殖嘉苗
肅姦回以清大教所深願矣

右辨昔
有反僧

傳云道人土梟驢騾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
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何名貪逆若云

貪善提道逆生死流則傳子興言未達斯旨觀沙門之律
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典可得而究
蠕動之物猶不加害况爲梟獍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
爲况爲禽獸之行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匹聚塵之下物
校有道之賢俊比無知之驢騾毀大慈之善眾媿不祥之
惡鳥謂道人爲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白
爲黑類如此乎

右辨比
僧土梟

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去鬚髮謂其反先
王之道夫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

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訶毀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傷則甚矣！剃鬚落髮毀乃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摩足而至頂，况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泰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泰伯，其謂至德矣。其

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德全乎
三讓故秦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搢紳
之容亦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
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眾善遺其君父
以歷劫之深慶其爲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爲不忠未
之信矣

右辨識
毀鬚髮

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丸此又未思之
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泥丸或雕或
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

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爲主則爲制禮
君子皆從木而育邪親不可忘故爲之宗廟佛不可忘故
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伸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
之有哉夫以善爲過者故亦以惡爲功矣

右辨泥
種事泥

傳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
思之言也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宏
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姐已之
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亾皆此物也三乘之
教豈斯尚乎佛之爲道慈悲喜護濟物我而等怨親與安

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既宏之矣民之所以
逃其上者經甚戒之矣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翊
況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宏少欲之教紂順大
慈之道伊呂無以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
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乾
谿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過危亾
於未兆傳謂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是何言歟是何言歟佛
何讐而誣之至此佛何所負而疾之若讐乎

右辨有
佛政虐

傳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此又未思之

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姦宄作士命於臬繇獫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傳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構虛言皆違實錄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宏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褒貶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

生心伏而色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道自佚忽於所未究翫其所先迷背正法而異論受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之元遠乃知釋教之忠實豁然神悟而理據足以蕩逆而祛疾雖從邪於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來誠以爲口實矣

右辨無
佛民和

通命二

或曰聖人陳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小人謂善無益而不爲謂惡無傷而不悔然有殃有福之言乃華而不實無益無傷之論則信而有徵何以言之也伯夷餒矣啟期貧矣

顏回夭矣冉耕疾矣或侈侈隆富言罕及於義方或皤皤
壽考名不稱而沒世仁而不壽富而未仁書契已陳不可
勝紀故知仲尼殃慶之言徒欺人耳文命影響之喻殆難
信乎有敦善行而不怠者嗟斯言之長惑焉乃論而釋之
曰夫殃福蓋有其根不可無因而妄致善惡當收其報必
非失應而徒已但根深而報遠耳目之所不該原始而究
終儒墨之所莫逮故隨遭之命度於天而難詳天壽之年
考於人而易惑人之爲賞罰也尚能明察而不濫天之降
殃福也豈反淆亂而無倫哉故知有理存焉不可誣矣非

夫大覺而遍知者孰能窮理而除惑哉卜商賈誼之爲言
班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辨命之所以然何
異見黍稷於倉廩而不知得之由稼穡觀羅紈於篋笥而
未識成之以機杼馬遷嗟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
惑善惡之宜含憤而無以釋皆觀流而弗尋源見一而不
知二唯觀釋氏之經論可以究其始終乎爲善爲惡之報
窮枝派於千葉一厚一薄之命照根源於萬古辨六趣之
往來示三世之殃福乃知形役而業無朽焉人死而神又
生焉或賢聖而受宿殃六通乏適口之饜或禽獸而荷餘

福四足懷如意之寶爲業既非一緒感報實亦千變業各異而隨心報不同如其面也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後復或有初而無終或惡恒而罔悔或善悴而常崇或爲功而兼咎或福微而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功殊而志同故其報也有先號而後笑有旣得而患失有少賤而卒凶有始榮而終吉有操潔而年歿有行鄙而財溢有同罪而殊刑有齊德而異秩業多端而交加果遍酬而縷悉譬如畫工布丹青之彩鏡像應妍媸之質命招六印達季子之遊談業引萬金果朱公之計術取青紫如俯拾有昔因之助焉達

禮樂而固窮無宿福之資也讀論者繼踵而張文獨享其榮說詩者比肩而匡衡偏高其位或功勤可記而祿不及於介推或咎隙當陳而爵先加於雍齒韋賢經術遠勝黃金之匱趙壹文籍不如盈囊之錢此豈功業之異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材小而任大宰衡無赫赫之功或道著而身微孔墨有棲棲之辱亦有德位俱顯元愷列唐虞之朝才命並隆傅呂受鹽梅之寄二因雙殖則兼之也如此一業孤修則其偏也若彼管仲釋囚而登相李斯爲相而被刑范睢先辱而後榮鄧通始富而終餒非初訥而末辯豈

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黍來以福盡而迪及若言敗伍胥者宰嚭也非由昔殃濟張蒼者王陵也何關往福此爲見緣而不知因有斷見之咎矣若言業糜好爵不念同昇之恩命偶仁風無愧來穌之澤此爲知因而不識緣有背恩之罪矣若兼達其旨兩遣其累進德修業豈有闕乎春種嘉穀方賴夏雨以繁滋宿值良因乃藉今緣而起發受膏澤而荒蕪不墾之地也遇明時而貧賤無因之士也因緣之旨具諸經論觸途而長皆此類焉若唯見其一不會其二咎累之萌傷其德矣觀釋典之所明也白黑之業有必

定之與不定禍福之報有可轉及於無轉爲德爲咎唯禳
可轉之業若賢若愚無移必定之命夫大善積而災銷眾
惡盈而福滅理之必然信而不忒譬如藥石勝而疾除水
雨注而焚息巨隄之堰涓流蕭斧之伐朝菌但疾處膏肓
良藥有所不救火災原隰滴水固其無解鄧林之木非隻
及而可盡長江之流豈一塊之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
功不足補大咎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業
微者報不堅其行堅者果必定不堅故可轉必定則難移
可轉之難故三唱息巨海之波難移之厄則四果遇凶人

之害劉昆小賢致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水之襄陵
准此而論未足惑矣晉文增德殄長蛇於路隅宋景興言
退妖星於天際此不定之業也邾文輕已而利民有德而
無應楚昭引災而讓福言善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
惡而殊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何足怪之於
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無以
為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蓋言殊而理會可
得而同論焉命繫於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
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已怨天尤人不亦謬乎詩云下

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此云天之不可推而責之於人矣孟軻于魯不憾臧倉之蔽仲由仕季無恚伯寮之讒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天矣其言若反其致匪殊要而論之同歸進德克己戒人以勗乾乾之志樂天知命蠲其感感之尤夫然故內勤克念之功外宏不諍之德上無怨天之咎下絕尤人之累行之中和於是乎在古之善爲道者其從事於斯乎昔者初聞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目之間疑於視聽之外謂前因後果之說等莊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談類相如之烏有覩姦回之漏

網則爲非而不懲聞忠直之逢尤則輕善而無勸甚哉此
惑也知業則不然夫達業之君子無私而委命仰聖賢之
清德敦金玉之高行無悶于陋巷之居忘懷於名利之競
所以畢既往之餘業放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之嗤毀豈
求鄉曲之稱詠哉夫種植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砥礪莫覩
其虧終損厥厚今形善惡之報爲時近而未熟昔世吉凶
之果須數終而乃謝譬如稼穡作甘不朝種而夕稔蒺藜
爲刺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飫者因昔歲之餘穀不賢
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福天道無親疎人業有盈縮由斯

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夫虞夏商周之典黃老孔墨
之言道唯施於一生言罔及於三世則可惑者有六焉無
辭以通之矣示爲善之利謂爵賞及名譽陳爲惡之害明
恥辱與刑罰然逃賞晦名之士以何爲利乎苟免無恥之
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爲懲勸哉可惑者一也云天與善
降之以百祥謂神糺淫加之以六極然伯牛德行而有疾
天豈惡其爲善乎盜跖凶暴而無殃神豈善其爲惡乎何
禍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若云罪隨形而並滅功與身
而共朽善何慶之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善惡之報信有

而非無也食山薇以饑死何處而加之福贈人肝而壽終
何時而受其禍何善惡之無報哉可惑者三也若云禍福
由其祖禍殃慶延於子孫考之於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
羊斟之嗣絕滅於晉朝慶父叔牙之後繁昌於魯國豈祖
禍之由乎可惑者四也若云觀善察惡時有謬於上天故
使降福流災遂無均於下土然天之明命寧當闕於賞罰
乎曾謂天道不如王者之制乎可惑者五也若云禍福非
人所召善惡無報於後而百王賞善而刑惡六經褒德而
貶過則爲虛勸於不益妄戒於無損何貴孔子之宏教何

咎嬴政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則善惡之所感致禍福之所倚伏唯限之於一生不通之以三世其理局而不宏矣何以辨人之惑乎防於惡也未盡導於善也多闕其取義也尚淺其利民也猶微比夫十力深言三乘法濟四生於火宅運六舟於苦海高下之相懸也若培塿之與崑崙崙淺深之不類也匹潢汙之與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昔維摩詰之明達及舍利弗之聰辯經論詳之可得而校足以逾項橐超孔某邁李老越許由伏墨翟摧莊周吞百氏該九流書籍所載莫之與儔然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

世典常樂佛法師事釋迦伏膺善誘豈不識其道勝而鑽仰之乎

空有三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無所慙懼自謂大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斷見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云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收果之談天堂地獄之說無異相如迷上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愚蒙假稱珍怪有其語焉無有實矣至如丹疾顏天以攝養之乖宜彭壽朋存由將衛之有術貴賤自然而殊苦樂偶其所遇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若蓂莢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名
載於竹帛狀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貴者也若被三徑而
易蔓亘七澤而難翦充僕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此則
草木之賤者也若列挺干雲之峯羅生絕跡之地斤斧莫
之及樵蘇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石之所數
顧農夫之所務去遭荷蓀之奮鋤值工輪之揮斧此則草
木之天命者也若篠簜比質於松柏蕙若同氣於蘭芷翠
陵寒而未渝芳在幽而不已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蒺藜生
而見惡枳棘多而莫美在詩騷之比興以匹姦而喻鄙草

木之庸猥者也若乃異臭殊味千品萬形壤之所殖胡可
勝名何業而見重何因而被輕何尤而速斃何功而久生
何咎而枯槁何福而華榮何習而含毒何修而播馨此豈
宿業之所致乎乃自然而萬差耳人之殊命蓋亦如是豈
由前業使之然哉然則無是無非大乘之深理明善明惡
小乘之淺教愚駭者合真謹慎者乖道何爲捨惡趣善而
起分別之心乎又嫌佛之說法端緒太多論空說有自相
乖背此是物關眾生耳何不唯明一種之法乎邪空之說
云爾正空則不然矣苟識空有之理者豈發如是之言乎

此既喻非而博言爲而辨懼其迷誤後人增長邪見聊率所聞試論之曰

若夫如夢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爾總萬象而俱包上士觀之以至聖至聖體之而獨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逍遙然理不自了正觀以昭心不自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銷德不自備勤修乃饒六蔽旣除則真如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遙故真諦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指事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混淆六度不可爲墜苦之業三毒不

可爲出世之橋投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堯舜不可比之於昏桀幽厲不可同之於聖堯忠賢不可斥之於荒野邪佞不可昇之於明朝不可反白而作黑不可俾晝而爲宵不可以邪害於正不可持鳳比於梟何得同因果於兔角匹罪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乘之妙言不得妙之真致說之於口若同用之於心則異異者何也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智者觀空以除惑惑者論空而肆害達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

邪執矣。騏驥浮水勤而無功，舟楫登山勞而不進，豈騏驥
舟楫之不善哉？但浮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離相之典
而廢進修誦莊周齊物之言，以縱情欲無異策駟馬而泝
流，擢方舟以登坂，望追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涉，不
亦難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莊周無嗜欲之累，故知斷見
之論空與無爲之道反矣。夫妙道之元致，卽羣有以明空
旣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照同，其何類也？譬如對廣鏡而
傍觀，臨碧池而俯映，眾像粲而在，自可見而無實性，緣生
有而成形，有離緣而喪質，水過寒而冰壯，冰涉溫而堅失。

凡從緣而為有雖大有其何實故天與我皆虛我與萬物為一菩提不得謂為有何况羣生與眾術故察於物而非物取諸身而匪身麗天著而皆妄鎮地崇而莫真言論窮理而無說賓客盈堂而無人艷色絕世而無美瓌寶溢目而無珍善惡殊途而不二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辨非無事有而無妙實異空而匪太虛無人非闕戶之閨無見非面牆之愚無說非金人之口無體非棘猴之軀無動非山立之貌無別非雷同之諛無真非魚目之寶無實非鴈足之書財比夢財而

莫異色與幻色而何殊猗頓等原憲之產宋里匹平城之
殊道智了空而絕縛俗情滯有以常拘人與業報而非有
業報隨人而不無天堂類天而匪安地獄等地而焉虛非
同揚雄之假稱玉樹曼都之矯見神居何乃取空言而背
旨援卉木而比諸夫夜光結緣之寶南威毛嬙之色人皆
見其有而興愛孰能體其空而不染睚眦蒂芥之隙青蠅
貝錦之讎莫不著其相而興憤豈能比於空而不憾獨謂
鄙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惑應捨而未悛五德應
修而反棄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此豈淨名不二

之深致莊周齊物之元旨乎大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證萬物之本寂知四大之爲假視西施如行廁比南金於碎瓦五欲不能亂其心四魔無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而過寡截手足而無憾乞頭目而能捨八法不生二相萬物觀如一馬故能證無上智爲薩婆若

如者反

得其理也

解脫如此失其旨者過患如彼何得爲非而不懼崇邪以爲是夫見舟見水皆非真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濟病體藥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殞病因藥除犀甲鳩毛等類泡沫而飲鳩者死服犀者活淡水醇醪並非真有而漿不亂

人酒能生咎忠順叛逆皆如嶮響而叛逆受誅忠順獲賞
罪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以善臻禍因惡致善惡諸法等
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萬法真性同一如矣
無妨因緣法中有萬殊矣空有二門不相違矣真俗二諦
同所歸矣若謂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無是非之語似胡
越之殊趣若矛盾之相拒童子尚羞翻覆聖人豈爲首鼠
良以道聽而途說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考而深思必疑
釋而迷愈矣敬惟十力世雄無上慈父言無不實慈無不
普相無不離視無不覩德無不周過無不去善無不勸惡

無不沮香塗不欣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憎違拒福慧圓
滿而靡餘煩惱罄竭而無緒拔三界之沈溺啟四生之龔
瞽空有俱照以相濟真俗會通而雙舉務在量病而施藥
不可違中而偏處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極大
乘之首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咎經又云深信
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夫取相而爲
善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惡則斷已復生若悟善性寂而
無作了惡體空而何斷乃令三障冰銷而寂滅萬德雲集
以彌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蠡道邁人天豈得闕之

以寸管而喻之於檣杵測之以愚短不亦謬哉夫說空而恣情者不能無所苦也疾痛惱之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不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饑矣無裘禦冬則苦寒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輕而不避乎夫五福之與六極人情所不能齊也故居窮而思達處危而求安嬰疾而願愈在惑而羨歡愛壽考而忌短折榮世祿而恥形殘樂加之而欣笑苦及之而憂歎何得雷同於善惡而不修於福因乎觀萬姓之異稟實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餘或匹下殤而不及或衣單布而無恙或服重襦而寒入或藉草土

而安和或處牀褥而風濕或不治而自愈或雖治而不立
或無術而體康或善攝而病集其形之表也均有髮膚膚
之內也府藏奚殊皆含血而包肉並筋連而骨扶何一壽
而一天何一充而一癯稟何靈而獨實受何氣而偏虛虛
者不獨埃塵而作體實者豈偏金石以爲軀未必壽長者
有醫術齡促者無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乎亦有天
命胞胎受疾嬰孩喜怒未競嗜欲未開未觸冒於寒暑未
毀悴於悲哀壽欲何而天疾何從而來則其所以然者豈
非前業之由哉至如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未

三九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雲集但致李氏之靈
方士如林不救倉舒之逝君王不乏於藥巫醫豈秘其藝
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而莫繼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
之所濟乎然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公明慎疾
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信業者既迷不順醫者亦惑能
詳因果之深淺乃辨藥石之通塞可究之以智慧難具之
於翰墨至如公明辨祟扁鵲除疴河東郭璞譙郡華佗廣
陵吳普彭城樊阿或禳凶而作吉或止疾以爲和何得不
信醫術之有益乎然景純識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之不

加公明知壽盡之年不能令年之不盡扁鵲元化不能使其親不歿吳普樊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信長短之業乎醫由業會藥依緣聚醫實有功藥非無取必死之病雖聖莫之蠲可療之疾待醫而方愈魂由業反則僵尸遇再生之藥命以業徂則聖醫爲一棺之土壽之修促體之安苦隨遭否泰妍媸伸偃千品萬端皆業爲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美惡非關於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斤斧伐木不驚刀杖加人則懼匏瓜繫而不食羽毛食而馳騫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引喻夫空

有畧談則率由心業前且詠其生常今則示其正法小乘以依報爲業有大乘以萬境爲識造隨幻業而施之天地逐妄心而現之識草若翳目覩乎空華比睡夢現其生老若悟之於心業則唯聞乎佛道原夫小乘之與大乘如小學之與大學幼唯教之以書計長乃博之以禮樂始蒙然而類牛毛終卓爾而同麟角此乃爲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剝良以眾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教或漸或頓或致之於深遠或進之以分寸雖百慮而一致非異道而乖論乃有執空門以反教論大乘而謗小佛不闕眾生

眾生自不了譬闇室之無燭如夜遊而未曉故相剝奪而
誼誼競是非而擾擾何異採芙蓉於木末尋吳楚於燕趙
不亦謬乎夫一味無以和羹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眾
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無以爲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
言無以勸眾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殊異令
法門之專一夫法門之多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溫物
爲用去熱則寒藥宜豐或特宜於禦濕或偏須於止風不
可同病而殊藥不可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礙能達變
而後通何得拘一途而相剝起戰爭於其中乎三世因果

佛不誑欺十力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修戒之者宜遠
抑凡情之所耽行聖智之所願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胃
臆而爲斷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
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析有也則一毫爲萬其等空也
則萬象皆一防斷常之生尤兼空有以除疾彼菩提之妙
理實甚深而微密厭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慎而無放佚非
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五十八目錄

孫思邈

千金要方序

千金翼方序

太清丹經要訣序

養性延命錄序

攝養枕中方序

福壽論

存神鍊氣銘

保生銘

章安仁

駁封禪舊儀降神樂歌并用郊祀之辭議

劉仁軌

陳破百濟軍事表

諫幸同州校獵表

吏兵部選人議

盟新羅百濟文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五十八

孫思邈

思邈京兆華原人周宣帝時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太宗登極召詣京師授以爵位固辭高宗立召拜諫議大夫又辭以疾請還永淳元年卒

千金要方序

夫清濁剖判上下攸分三才肇基五行倣落萬物淳朴無得而稱燧人氏出觀斗極以定方名始有火化伏羲氏作因之而畫八卦立庖厨滋味旣興疴瘵萌起大聖神農氏

愍黎元之多疾遂嘗百藥以救療之猶未盡善帝受命創
制九針與方士岐伯雷公之倫備論經脉旁通問難詳究
義理以爲經論故後世可得依而暢焉春秋之際良醫和
緩六國之時則有扁鵲漢有仲景倉公魏有華陀並皆探
賸索隱窮幽洞微用藥不過二三灸炷不逾七八而疾無
不愈者晉宋以來雖復名醫間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良
由今人嗜欲太甚立心不常淫放縱逸有闕攝養所致耳
余緬尋聖人設教欲使家家自學人人自曉君親有疾不
能療之者非忠孝也未俗小人多行詭詐倚傍聖教而爲

欺給遂令朝野士庶咸恥醫術之名多教子弟誦短文構
小策以求出身之道醫治之術闕而弗論吁可怪也嗟乎
深乖聖賢之本意吾幼遭風冷屢造醫門湯藥之資罄盡
家產所以青衿之歲高尚茲典白首之年未嘗釋卷至於
切脉診候採藥合和服餌節度將息避慎一事長於已者
不遠千里服膺取決至於弱冠頗覺有悟是以親隣中外
有疾厄者多所濟益在身之患斷絕醫門故知方藥本草
不可不學吾見諸方部帙浩博忽遇倉卒求檢至難比得
方訖疾厄不救矣嗚呼痛天枉之幽厄惜墮學之昏愚乃

博採羣經刪裁繁重務在簡易以爲備急千金要方一部
凡三十卷雖不能究盡病源但使留意於斯者亦思過半
矣以爲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踰於此故以爲
名也未可傳於士族庶以貽厥私門張仲景曰當今居世
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
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年以養其生而但競逐榮勢企踵
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而忽棄其本欲華
其表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進不能愛人知物退
不能愛躬知己卒遇風邪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

後震慄身居死地蒙蒙昧昧顛若遊魂降志屈節欽望巫
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齋百年之壽命將至貴之重器委
付庸醫恣其所措咄嗟暗悔歎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爲異
物幽潛重泉徒爲一悲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自育若
是夫何榮勢之云哉此之謂也

千金翼方序

原夫神醫祕術至蹟參於道樞寶餌疑靈宏功浹於真眡
是知關籥元牝駐歷之効已深轡策天機全生之德爲大
稽炎農於紀籙資太一而反營魂鏡軒后於遺編事岐伯

而宣藥力故能嘗味之績鬱騰天壤診體之教播在神寰
醫道由是濫觴時義肇基於此亦有志其大者高密問紫
文之術先其遠者伯陽流玉冊之經擬斯壽於乾坤豈伊
難老儔厥齡於龜鶴詎可蠲疴茲乃大道之真以持身抑
斯之謂也若其業濟含靈命懸茲手則有越人徹視於府
藏秦和洞達於膏肓仲景候色而驗眉元化剗腸而瀦胃
斯皆方軌疊跡思韞入神之妙極變探幽精超絕代之巧
晉宋方技既其無繼齊梁醫術曾何足云若夫醫道之爲
言實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際意析毫芒之裏當其情

之所得口不能言數之所在言不能喻然則三部九候乃
經絡之樞機氣少神餘亦鍼刺之鈎軸况乎良醫則貴察
聲色神工則深究萌芽心考錙銖安假懸橫之驗敏同機
駭曾無挂髮之淹非天下之精其孰能與於此是故先王
鏤之於玉板往聖藏之以金匱豈不以營壘至道括囊真
蹟者歟余幼穉蔑聞老成無見才非公幹夙嬰沈疾德異
士安早纏疋瘵所以志學之歲馳百金而購經方耄及之
年竟三餘而勤藥餌酌華公之錄帙異術同窺採葛生之
玉函奇方畢綜每以為生者兩儀之大德人者五行之秀

氣氣化則人育伊人稟氣而存德合則生成是生由德而立既知生不再於我而處物爲靈可幸蘊靈心願我性源者哉由是檢閱祕幽搜求今古撰方一部號曰千金可以濟物攝生可以窮微盡性猶恐岱山臨目必昧秋毫之端雷霆在耳或遺玉石之響所以更撰方翼三十卷共成一
家之學譬輓軌之相濟運轉無涯等羽翼之交飛搏搖不測矧夫易道深矣孔宣繫十翼之辭元文奧矣陸績增元翼之說或沿斯義述此方名矣貽厥子孫永爲家訓雖未能譬言中庶比潤上池亦足以慕遠測深稽門扣鍵者哉

儻經目於君子庶知予之所志焉

太清丹經要訣序

余歷觀遠古方書僉云身生羽翼飛行輕舉者莫不皆因服丹每詠言斯事未嘗不切慕於心但恨神通懸邈雲跡疎絕徒望青天莫知昇舉始驗還丹伏火之術玉醴金液之方淡乎難窺杳焉靡測自非陰德何能感之是以五靈三使之藥九光七曜之丹如此之方其道差近比來握翫久而彌篤雖艱遠而必造縱小道而亦求不憚始終之勞詎辭朝夕之倦研窮不已冀有異聞良以天道無私視聽

因之而啟不違其願不奪其志報施功效其何速歟豈自
銜其所能趨利世間之意意在救疾濟危也所以撰二三
丹訣親經試練毫末之間一無差失並具言述按而行之
悉皆成就然人之志所重者性命其危春露其脆秋霜俯
仰之間相顧如失榮華貧賤誠爲不住之客憂悲娛樂並
是難留之事以此而言深可歎矣余比讀諸方故亦不少
觀其梗概例多隱祕味之者翻增其惑說之者返益其迷
遂使修鍊之流不見成功之處豈其古人妄說耶抑由學
道之輩目不能考其旨趣也余所陳方意於文記間如視

掌中一試披尋莫不洞照相知之士通鑒名人有所不同
心之取證故列爲三篇耳

養性延命錄序

夫稟氣含靈惟人爲貴人所貴者蓋貴爲生生者神之本
形者神之具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斃若能遊心虛靜息
慮無爲服元氣於子後時導引於閑室攝養無虧兼餌良
藥則百年耆壽是常分也如恣意以耽聲色役智而圖富
貴得喪恒切于懷躁撓未能自遣不拘禮度飲食無節如
斯之流寧免夭傷之患也余因止觀微暇聊復披覽養生

要集其集乃錢彥張湛道林之徒翟平黃山之輩咸是好
事英奇志在寶育或鳩集仙經真人壽考之規或得採彭
鏗老君長齡之術上自農黃以來下及魏晉之際但有益
於養生及招損於後患諸本先記錄今畧取要法刪棄繁
蕪類聚篇題分爲上下兩卷卷有三篇號爲養性延命錄
擬補助於有緣冀憑緣以濟物耳

攝養枕中方序

夫養生繕性其方存於卷者甚眾其或幽微祕密疑未悟
之心至於澄神內觀遊元採真故非小智所及常思所尋

設能及之而志不能守之事不從心術卽不驗誠由前之
誤交切而難遣攝衛之道賒遠而易違是以混然同域絕
而不思者也嵇叔夜悟之大得論之未備所以將來志士
覽而懼焉今所撰錄並在要典事雖隱祕皆易知易爲以
補斯闕其學者不違情欲之性而俯仰可從不棄耳目之
翫而顧盼可法旨約而用廣業少而功多余研覈方書蓋
亦久矣搜求祕道畧無遺餘自非至妙至神不入茲錄誠
信効始冠於篇取其宏益以貽後代苟非其道慎勿虛傳
傳非其人殃及三世凡著五章爲一卷與我同志者寶而

行之云爾

福壽論

聖人體其道而不爲也賢人知其禍而不欺也達人斷其命而不求也信人保其信而靜守也仁者守其仁而廉謹也士人謹其士而謙敬也凡人昧其理而苟非爲也愚人執其愚而不憚也小人反其道而終日爲也福者造善之積也禍者造不善之積也鬼神蓋不能爲人之禍亦不能致人之福但人積不善之多而煞其命也富貴者以輕勢取爲非分也貧賤者以妄盜取爲非分也神而記之人不

知也亦不可一二咎而奪其人命也亦有爵被人輕謗及
暴見貶黜削其名籍遭其橫病者多理輔不法所致也理
輔不正不死者其壽餘祿未盡也正理輔而死者算盡也
貧者多壽富者多促貧者多壽以貧窮自困而常不足不
可罰壽富者多促而奢侈有餘所以折其命也乃天損有
餘而輔不足亦有貧賤饑凍曝露其屍不葬者心不吉之
人也德不足是以貧焉心不足是以死焉天雖然不然自
取其斃也不合居人間承天地之覆載戴日月之照臨此
非人者也故有官爵之非分車馬之非分妻妾之非分已

謂之不仁者非分也

有屋宇之非分粟帛之非分衣食之非分貨易

之非分

已上謂之不儉者非分也

則神而記之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

不過此過此神而追之則死矣官爵之非分者崎嶇而居之賄賂而得之德薄而執其位躁求而竊其祿求其躁取而必強強而取之非分也卽有災焉病焉死焉神已記之人不知也車馬之非分市馬恡其價而馬欲其良水草而不時鞭勒過度奔走而不節不知驅馳之疲不知遠近之乏不護嶮阻之路畜不能言天哀力竭此非分也神已記之人不知也妻妾之非分者所愛旣多費用必廣淫泆之

道必在驕奢金翠之有餘蘭膏之有棄惡賤其文綵厭飲
其珍羞人爲之難余爲之易人爲之苦余爲之樂此非分
也神又記之人不知也童僕之非分者以良爲賤以是爲
非苦不憫之樂不容之寒暑不念其勤勞老病不矜其困
億鞭打不問其屈伏陵辱不問其親疎此非分也神又記
之人不知也屋宇之非分者人不多而構其廣厦價不厚
而罰其工人以不義之財葺其無端之舍功必至闕必明
斤斧血力木石勞闕神不知環堵之貧蓬戶之陋此非分
也神已記之人不知也粟帛之非分者其植也廣其穫也

勞其農也負其利也倍畜乎巨廩動餘歲年盜賊之羈縻
雀鼠之巢穴及乎困農負債利陷深寃此非分也神已記
之人不知也衣服之非分者紋綵有餘餘而更製箱篋之
無限貧寒之不施不念保露之凌寒布素之不足以致蠹
魚鼠口香黥腐爛此非分也神已記之人不知也飲食之
非分者一食而須其水陸一飲而聚其絃歌其食也寡其
費也多民之糠糲不充此以臙膩有棄縱其僕妾委擲泥
塗此非分也神已記之人不知也貨易之利厚不爲非分
利外尅人此爲非分接得非常之利者祥也小人不可以

輕而受之其所鬻者賤所價者貴彼之餘而我之賊賊而得之者禍也倖而得之者災也分而得之者吉也屈而得之者福也夫人之死非因依也非痾瘵也蓋以積之不仁之多造不善之廣神而追之則闕矣人若能補其過悔其咎布仁惠之恩垂憫恤之念德達幽冥可以存矣尚不能逃其往負之災不然者其禍而多其壽而促金之得盈福之已竭且無義之富血屬共之上之困焉下之喪焉如此者於我如浮雲不足以爲富也人若奉陰德而不欺者聖人知之賢人護之天乃授之人以悅之鬼神敬之居其富

而不失其富居其貴而不失其貴禍不及矣壽不折矣攻劫之患去矣水火之災除矣必可保生全天壽也

存神鍊氣銘

夫身爲神氣之窟宅神氣若存身康力健神氣若散身乃死焉若欲存身先安神氣卽氣爲神母神爲氣子神氣若俱長生不死若欲安神須鍊元氣氣在身內神安氣海氣海充盈心神安定定若不散身心凝靜靜至定俱身存年永常住道源自然成聖氣通神境神通慧命命住身存合於真性日月齊齡道成究竟依銘鍊氣欲學此術先須絕

粒安心氣海存神丹田攝心靜慮氣海若具自然飽矣專
心修者百日小成三年大成初入五時後通七候神靈變
化出沒自在峭壁千里去住無礙氣若不散氣海充盈神
靜丹田身心永固自然迴顏駐色變體成仙隱顯自由通
靈百變名曰度世號曰真人天地齊年日月同壽此法不
服氣不嚙津不辛苦要喫但喫須休卽休自在自由無阻
無礙五時七候入胎定觀夫學道之人入有五時第一時
心動多靜少思緣萬境取舍無常忌慮度量猶如野馬常
人心也第二時心靜少動多攝動入靜心多散逸難可制

伏攝之勤策追道之始第三時心動靜相半心靜似攝心
常靜散相半用心勤策漸見調熟

保生銘

人若勞於形百病不能成飲酒忌大醉諸疾自不生食了
行百步數將手摩肚睡不苦高枕唾涕不遠顧寅丑日剪
甲理髮須百度飽則立小便飢乃坐漩溺行坐莫當風居
處無小隙向北大小便一生昏羃羃日月固然忌水火仍
畏避每夜洗脚卧飽食終無益忍辱爲上乘讒言斷親戚
思慮最傷神喜怒傷和息每去鼻中毛常習不唾地平明

欲起時下牀先左脚一日免災咎去邪兼辟惡但能七星
步令人常壽樂酸味傷於筋辛味損正氣苦則損於心甘
則傷其志鹹多促人壽不得偏耽嗜春夏任宣通秋冬固
陽事獨臥是守真慎靜最爲貴財帛生有分知足將爲利
強知是大患少欲終無累神氣自然存學道須終始書於
壁戶間將用傳君子

韋安仁

安仁太宗時禮官

駁封禪舊儀降神樂歌並用郊祀之辭議

欽定全唐文

卷二百五十八

孫思邈
劉仁軌

韋安仁

十一

夫祭天作樂本謂神聽高遠聲臭難接所以歌詠文辭依倚絃管滌蕩宣暢冀其來格今瘞玉燔柴於岱宗之下播聲昭告請降圜丘之上夫神聽聰明不可濫假如依樂聲應臨國內而泰山之下其神可得祀乎又毛詩周頌郊祀歌昊天封禪歌時邁二篇各別足是証明謂宜採周頌創新篇告精誠於上天請皇陵於東岳於事合古

劉仁軌

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武德初補息州參軍貞觀時累遷青州刺史百濟歸順留仁軌勒兵鎮守超加六階正授

帶方州刺史乾封元年遷右相封樂城縣男咸亨元年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拜左僕射兼太子太傅武后臨朝加特進進封郡公垂拱元年從新令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薨年八十四冊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諡曰文獻

陳破百濟軍事表

臣蒙陛下曲垂天獎棄瑕錄用授之刺舉又加連帥材輕職重憂責更深嘗思報效莫酬萬一智力淺短淹滯無成久在海外每從征役軍旅之事實有所聞輒具狀封奏伏

乞詳察臣今覩見在兵士手脚沈重者多勇健奮發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單寒唯望西歸無心展効臣因往問海西見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何因今日兵士如此懦弱皆報臣云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亦別貞觀永徽年中東西征役身死王事並蒙勅使弔祭追贈官職亦有迴亾者官爵與其子弟從顯慶五年以後征役身死更不惜問往前度遼海者卽得一轉勳官從顯慶五年以後頻經渡海不被紀錄州縣發遣百姓充兵者其身少壯家有錢財賂與官府任自東

西藏避卽並得脫無錢用者雖是老弱推皆令來顯慶五
年破百濟勲及向平壤北口戰勲當時將士號令並與高
官重賞百方購募無種不道洎到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
賜破勲州縣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盡發海西
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獨海外始逃又本爲征役蒙授勲
級將爲榮寵頻年征役唯取勲官牽挽辛苦與白丁無別
百姓不願征行特繇於此陛下再興兵馬平定百濟留兵
海外經畧高麗百姓有此議論難爲成就功業臣聞琴瑟
不調改而更張布政施化隨時取適自非重賞明罰何以

成功臣又問見在兵士舊留鎮五年尚得支濟爾等始經
一年何因如此單露並報臣道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
束自從離家已經二年在朝陽瓮津又遣來去運糧涉海
遭風多有漂失臣勘責見在兵士衣裳單露不堪度冬者
大軍還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來年秋後並無准擬
陛下若欲殄滅高麗不可棄百濟土地餘豐在北餘勇在
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相影響若無兵馬還
成一國既須鎮壓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既
有此議不可膠柱因循須還其渡海官勛及平百濟向平

壤功效除此之外更須褒賞明勅慰勞以起兵士之心若依今日已前處置臣恐師老且疲無所成就臣又見晉代平吳史籍具載內有武帝張華外有羊祜杜預籌謀策畫經緯諮詢王濬之徒折衝萬里樓船戰艦已到石頭賈充王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天下武帝報云平吳之計出自朕意張華同朕見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背如此平吳之後猶欲苦繩王濬賴武帝擁護始得保全不逢武帝聖明王濬不存首領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撫心長嘆伏惟陛下既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內外同心上下齊奮舉無遺

策始可成功百姓既有此議更宜改調臣恐是逆耳之事
無人爲陛下進言自顧老病日侵殘生能幾奄忽長逝銜
恨九泉所以披露肝膽昧死奏陳

諫幸同州校獵表

臣聞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愚夫之計擇之者聖人是以
周王詢於芻蕘殷后謀於版築故得享國彌久傳祚無疆
功宣清廟慶流後葉伏惟陛下天性仁愛躬親節儉朝夕
克念百姓爲心一物失所納隍軫慮臣伏聞大駕欲幸同
州教習臣伏知四時蒐狩前王恒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

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元黃亘野十分纔收一二盡力
刈穫月半猶未訖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麥直據尋常
科換田家已有所妨今旣供承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
簡畧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爲狼狽臣願陛下少留
萬乘之恩垂聽一介之言退近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暇
豫家得康寧輿輪徐動公私交泰

吏兵部選人議

謹詳眾議條目雖廣其大畧不越數途多欲使嘗選之流
及負譴之類遞立年限如不令赴集便是擁自新之路塞

取俊之門或請增置具僚廣授官之數加習藝業峻入仕之科亦恐非宏獎之通規乖省員之茂躅徒云變更實恐紛擾但昇平日久人物滋植解巾從事抑有多人頃歲以來據員多闕臨時雖有權攝終是不能總備望請尚書侍郎依員補足高班卑品准試分銓則留放速了限速則公私無滯應選者暫集遠近無聚糧之勞合退者早歸京師無索米之弊既循舊軌且順人情如更有不便隨事釐革其殿負及初選其選踐自知未合得官等色情願不集卽同選勞曹司商量久長安穩

盟新羅百濟文

往者百濟先王迷於順逆不敦隣好不睦親姻結託高麗
交通倭國共爲殘暴侵削新羅剽邑屠城畧無寧歲天子
憫一物之失所憐百姓之無辜頻命行人遣其和好負險
恃遠侮慢天經皇赫斯怒恭行弔伐旌旗所指一戎大定
固可瀦宮污宅作誠來裔塞源拔本垂訓後昆然懷柔伐
叛前王之令典興亾繼絕往哲之通規事必師古傳諸曩
冊故立前百濟太子司稼正卿扶餘隆爲熊津都督守其
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羅長爲與國各除宿憾結好和親

恭承詔命永爲藩服仍遣使人右威衛將軍魯城縣公劉
仁願親臨勸諭具宣成旨約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刑牲
插血共敦終始分災恤患恩若兄弟祇奉綸言不敢失墜
旣盟之後共保歲寒若有背盟二三其德興兵動眾侵犯
邊陲明神鑒之百殃是降子孫不育社稷無守禋祀磨滅
罔有遺餘故作金書鐵券藏之宗廟子孫萬代無敢違犯
神之聽之是享是福